

鬼

舞

III

圣者释天

李雪夜◎著

七界大战终于到来！血雨纷飞，尸骸如山！幕后的操纵者揭去面纱，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舍情取义，男儿本色！

幻剑书盟

神

《搜神记》

仙

《诛仙》

鬼

《鬼舞》

玄幻三巨著终结篇

北方文艺出版社

鬼舞

李雪夜 著



圣者释天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舞·圣者释天/李雪夜著.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317-2209-0

I. 鬼…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CIP核字 (2007) 第138330号

鬼舞·圣者释天

Guiwu Shengzhe Shitian

作 者/ 李雪夜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封面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17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17.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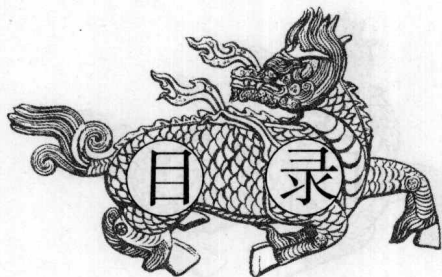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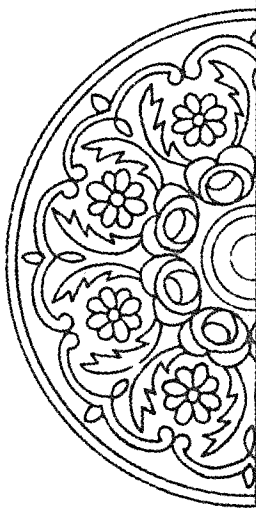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317-2209-0



■	■	■	■	■	■	■	■	■	■	■	■	■	■	■
陌	夜	虎	妖	归	分	隐	考	聚	剑	盟	龙	女	搬	止
江	战	威	龙	附	兵	忧	验	兵	风	约	母	皇	兵	月
071	066	061	056	051	046	041	036	031	026	021	016	011	006	001
■	■	■	■	■	■	■	■	■	■	■	■	■	■	■
设	选	暗	合	初	法	损	神	神	虎	雪	赐	回	得	刀
计	择	合	斗	斗	器	耗	君	降	王	夜	力	国	胜	魂
146	141	136	131	126	121	116	111	106	101	096	091	086	081	076



■	■	■	■	■	■	■	■	■	■	■	■	■	■	■
天	圣	魂	鬼	妖	换	难	拜	佛	红	妖	神	新	妖	尊
灭	者	飞	战	战	体	题	师	魔	婴	乱	乱	约	城	者
221	216	211	206	201	196	191	186	181	176	171	166	161	156	151
						■	■	■	■	■	■	■	■	■
						附	后	从	灭	死	毁	麤	奇	真
						录	记	此	神	斗	阵	战	变	理
						271	267	以后	256	251	246	241	236	231
								260						劫
														226



止月

沙东堤的家,是城中最大的建筑,在那白色的、充满止月风格的圆顶大宅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院落,两边分别有两座较小的房子,当中种着耐旱的植物。在大宅后面则是存放货物和牲口的仓房和牲口栏。

未到门口,五个身材高大、年龄不一,长相像极了沙东堤的男子便冲了出来,兴奋地喊着:“父亲,您回来了!”沙东堤笑着上前将他们抱住,问道:“小骆驼们,我不在家里,有没有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小伙子们纷纷点头。

这时,一个妇人在一位少女的搀扶下从里面缓步而出,见到沙东堤,立刻笑道:“老爷,您总算回来了,艾香可天天盼着你答应给她带回来的丝绸呢!”那少女娇嗔一声,道:“母亲,人家明明是想父亲嘛!”

沙东堤笑道:“不管是想什么,反正父亲和丝绸都回来了。对了,我还带回了一位朋友。”说着,将龙紫纹从骆驼后边拉了过来。

几人一见龙紫纹,立时惊为天人,再不敢随意笑闹,恭敬地向龙紫纹行礼问好,龙紫纹茫然地还了还礼。沙东堤道:“兄弟,这么多天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叫什么?”龙紫纹如做梦般喃喃道:“名字……我配用这名字吗?我配用这姓氏吗?”

众人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均感奇怪,沙东堤尴尬地笑了笑,转过身对家人说道:“我发现他时,他一个人倒在沙丘正面,唉,也不知他在沙漠中遭遇了什么惨事,醒来后他便一直如此。我将他带回家中,等他状况好些了,下次再带他走。”那



少女艾香看着龙紫纹，喃喃道：“他可真可怜……”

沙东堤一面吩咐几个儿子领着家仆将骆驼和货物安放妥当，一面吩咐女仆们去准备晚饭和洗澡水，不多会儿，一切便均收拾利落，沙东堤拽着龙紫纹来到大宅一间屋子内，道：“小兄弟，你先好好洗个澡吧。”

这屋中地面均用光滑的大理石铺成，中间一个大池，可容四五人同浴，此时里面注满了冒着热气的清水，飘渺的水气将屋里变得如仙境一般。

沙东堤帮龙紫纹脱去外衣，龙紫纹忽道：“你已经如此富有，为何还要受大漠奔波之苦？”沙东堤一怔，喜道：“你终于又开口了。”接着又道：“在大漠中，我不是和你说了吗？”龙紫纹摇了摇头，道：“可是你大可另雇向导，自己在家中安享天年，为何非要亲身涉险？”

沙东堤道：“我家世代经营驼队，对于大漠，止月国中再无人比我更为了解，在大家眼中，我就是指路的星啊！积雨坞的人均以经商过活，如果我不再带领驼队穿越可怕的大漠，如果驼队因此而遇到了危险，叫这些人怎么活下去？”

龙紫纹怔了半晌，忽自语道：“是啊，这就是我的宿命，我又怎能独自逃走？”

他声音细小，沙东堤也未听清，加之他向来行事古怪，沙东堤倒也不太在意，嘱咐他不要再多想后，便退了出来。

天色完全变黑，宅子和大院中齐燃起灯火，在宅内的一间大屋里，一张长桌上已经摆满了各样美味，沙东堤和妻子坐在上首，女儿、儿子和儿媳们围桌坐定，只等龙紫纹到来。不多时，在几名女仆的带领下，龙紫纹缓步而来。

众人抬头一看，不由均呆住了。

此刻的龙紫纹再不是沙漠中那满面黄尘的“易安哥”，他洗尽了一身尘土，换上了止月人独特的白色宽大衣衫，乌黑的长发再不胡乱披散，而是如从前一般在身后结成一缕，前额上几缕乌丝轻垂，微微晃动中仿佛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催眠力量，他乍一出现，屋内众人几乎以为是天神下凡。

那少女艾香更是看得呆了，她从不知这世上竟有如此俊美的男子，那秀美的面庞和天神一般的气质，尤其是其眼中那挥不散的一缕哀伤与忧郁，让这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女心中波澜涌动，一颗心不能自持地狂跳起来。

沙东堤起身请龙紫纹落座，随后道：“小兄弟，止月不比大汉国，这些东西也不知合不合你的胃口，且先将就一顿吧。”龙紫纹淡淡道：“已经很好了。老伯，我真的要谢谢你，你让我记起了我是谁，也让我明白了有些东西是必须承担的……”

大家虽不知他所言何意,但也听得出他是解开了心结,沙东堤笑道:“明白就好,来,咱们先干一杯!”

方举起杯,一名家仆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道:“老爷,城守大人来了!”

大家闻言立时皱起眉来,沙东堤自语道:“来得好快!”妻子在旁焦虑不安地说道:“这可怎么办?”他的大儿子桑西杰一拍桌子,怒道:“怕他做什么,大不了和他拼了!”大儿媳急忙道:“千万不要冲动,咱们怎么斗得过大官呢?”

正说着,一个身穿白色止月国官服的胖子便率领着一队披甲武士大步闯了进来,高声笑道:“我听说咱们止月商队的头驼回来了,就立刻赶来拜访,怎么,不是时候吗?”

沙东堤一家世代经营驼队,经常往返于大汉国与止月国之间,故此全家皆通晓汉语,平时更是经常用汉语交谈,以防日久生疏,故此龙紫纹才一直听得懂,但这城守的一番话却是用止月语说出,龙紫纹就一点也听不懂了。

沙东堤和全家人起身施礼,沙东堤亦用止月语道:“都哈大人光临,我只感到荣幸。”

这城守都哈笑了笑,一双眼睛便立时变成了一条不起眼的肉缝,嘴唇上的小胡子跟着嘴唇一颤一颤,看得艾香一阵恶心,不由低下头去。

都哈道:“艾香小姐怎么低着头呢?你那迷人的小脸儿,若是不高高抬起让人看个够,可是愧对神主对你的恩赐哟。”又转过头对沙东堤道:“沙东堤,上次你说要给我答复,却一声不响地就领着驼队走了,害得我等了这么长时间,这次总要给我个准确的答复了吧?”

沙东堤急忙垂首道:“蒙大人抬爱,但沙东堤只是个寻常百姓,实在是高攀不起!”都哈闻言笑道:“美丽的花儿自然要有人呵护——什么叫寻常百姓?艾香若嫁给了我,你就不是寻常百姓,到时这积雨坞里,谁敢说你是寻常百姓?大家都会叫你‘大人’的。”沙东堤道:“大人说笑了,我确实是高攀不起。”

都哈冷笑了几声,道:“如此就算了,天下的女人多得很,我也不一定非要你的女儿。我这次来是有公事——有人密告你这次回来带了违禁的东西,本大人是来此搜查的——来人,给我好好地搜!”

沙东堤的几个儿子均已怒火中烧,老大双眼一瞪,就要发作,沙东堤忙使个眼神将他拦住,道:“货物全在后院,请大人随我来,若真能搜出什么违禁的东西,我甘愿受罚。”





都哈冷笑道：“随你去？哪有这么好的事，我们随你去了，你的儿子们就在这边把东西藏好，当我是傻子吗？给我搜——一间屋一间屋地搜，挖地三尺地搜！只要是能撬开一点儿缝的地方，只要是下得去铲子的地方，就都给我掀开了搜！”

沙东堤的大儿子桑西杰再也忍不住，怒喝道：“都哈，你这是故意为难我们！我和你们拼了！”说着从腰间拔出随身的匕首，向都哈冲去，他的几个兄弟见了，也纷纷拔出匕首冲了过去。止月国中稍有身份的男子，均随身携带匕首，却不是用来防身，只是用来装饰，表明自己尊贵的身份，却无多大杀伤力。

都哈脸色一变，急退到带来的士兵身后，喊道：“造反了！你们造反了！快给我杀了他们！”一声令下，士兵们拔出腰间的长刀，迎向沙东堤的五个儿子。

这装饰用的小匕首怎是长刀的对手？眼见儿子们就要吃亏，沙东堤急得不顾许多，抓起一只盘子，便向士兵们掷了过去，士兵们怕被汤水溅到新衣服上，纷纷向后退去。

便在此时，龙紫纹长身而起，向沙东堤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等沙东堤回答，士兵们又已举刀冲来，龙紫纹微一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一股强横的气劲立时汹涌而出，将这些士兵冲得摔倒一地。

都哈惊叫道：“魔法！你是魔法士？”怔了片刻，竟跪倒在地，叩首道：“是小人不好，小人不知大人是沙东堤的朋友，是小人不好！请大人饶命！”那些士兵爬了起来，也纷纷跪倒磕头，一个劲儿地哀求饶命。

龙紫纹转向沙东堤，缓缓问道：“他在说什么？”

沙东堤和家人也是一脸惶然，听龙紫纹问话，沙东堤急忙垂首道：“您原来是魔法士大人，小人不知，请大人勿怪！”龙紫纹问道：“什么是魔法士？你们为何这般怕这魔法士？”沙东堤讶道：“你不是我国的魔法士？”

龙紫纹轻轻摇了摇头，道：“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一指仍跪地磕头的都哈，问道：“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们？”

沙东堤至此确信此人并非本国地位最高的魔法士，长出了一口气，接着又面露忧色，道：“这人是本城的城守都哈，看上了我女儿艾香，非逼我将艾香嫁给他，我推辞不肯，他就说有人举报我带回了违禁之物，要搜查我家，我的儿子们一时冲动，才惹得他们动手。”顿了顿，道，“你快走吧，你既不是魔法士，怎惹得起官家？趁他们还不知真相，你快逃吧！”

龙紫纹淡淡道：“为何要逃？我已从东方大汉逃到了西域止月，难道我还要逃吗？”看了看那都哈，向沙东堤道：“你告诉他，叫他快滚，从此莫要再来难为你，不

然我会杀了他。”

这一番痛心的经历,让他的性格起了绝大的变化,若在从前,他绝不会轻易开口说出半个“杀”字,可现在,他却能随意讲出,甚至真的打算这样去做。他对生命,已再没有从前那种不分敌我的珍视。

沙东堤和妻儿皆面露难色,艾香见状突然指着龙紫纹,用止月语向都哈道:“你听着,他是我的未婚夫,是女皇最器重的魔法士,你要是再敢来纠缠我,他就杀了你!快滚!”

都哈连磕了几个头,颤声道:“不敢,打死我也不敢了!”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领着手下的士兵逃之夭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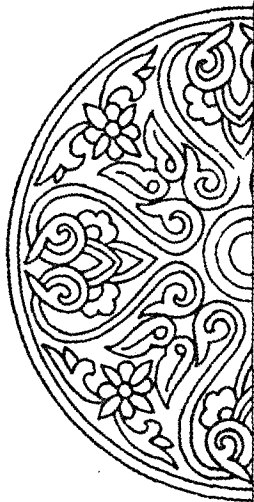
艾香一脸得意之色,向龙紫纹笑了笑,道:“谢谢你!”龙紫纹淡淡道:“举手之劳,不必了。”

沙东堤长叹一声,道:“他会就此罢休吗?你方才说这位小兄弟是女皇最器重的魔法士,可你忘了吗?女皇直属的魔法士,是严禁离开都城的,又怎会来此?都哈不过一时受了惊吓,等一会儿缓过神来,就会想到其中破绽……到时……这位兄弟,你还是快走吧!不然一会儿他调来大军,你想走也来不及了……”

艾香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由吓得花容失色,急道:“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怎么办?”

龙紫纹脸上是淡然而无所谓表情,道:“兵来将挡,有我龙紫纹在此,任谁也动不了你们分毫。”





搬兵

沙东堤至此方知龙紫纹姓名,但此时却已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了,他摇头叹气不止,连声道:“这可怎么办?”

不想他焦急了一夜,却也未见都哈领兵而来,沙东堤不由疑心这都哈真被女儿的一番话吓住了。

不想第二天一早,外面便传来马嘶人吼之声,沙东堤和家人匆忙穿上衣服来到院中,只见大街上站满了士兵,数百名弓箭手拉弓搭箭对准了自家宅子,不由得吓得面如死灰。

远处都哈骑在马上,旁边一个高瘦老者手捋着山羊胡,轻蔑地看着沙东堤,道:“沙东堤,你串通大汉奸细,欲行谋反,还不快快交出那奸细,束手就擒?”

沙东堤认出这人是副城守坦丘虎,此人阴险而狡诈,定是他识出了其中破绽,这才鼓动都哈率军而来,心立时凉到了底。

便在这时,龙紫纹自宅内缓缓走出,站到沙东堤一家前面,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再来纠缠吗?为何执迷不悟?”

都哈虽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却为其气势所慑吓得一缩脖子,坦丘虎见状问道:“此人便是昨天冒充魔法士的汉人?”都哈点头道:“是……这人很厉害,咱们能擒得住他吗?”坦丘虎笑道:“若是昨日此时,咱们还敌不过他,可今日……嘿嘿,都哈大人,我的侄子沙南斯昨夜刚到,有他在,还怕这个小小的汉人吗?”

都哈喜道:“沙南斯大人来了?你怎么不早说?有沙南斯大人在,我就不怕他

了,沙南斯大人呢?”坦丘虎道:“他向来起得晚,我已派人去催了。不用怕,就算他真是魔法士,也敌不过这数百个弓箭手啊!”

龙紫纹见他们只顾说自己的,却不答话,便想问问沙东堤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不想沙东堤和家人害怕得已说不出话来。他轻轻将手搭在沙东堤肩头,送出一股温暖的溴气,沙东堤只觉全身暖洋洋的舒服无比,心中那些惊惧渐渐消失。

龙紫纹缓缓问道:“你们怎么了?”沙东堤的声音带着一丝恐惧,道:“这下我们全完了……那个高瘦的老家伙是副城守坦丘虎,他刚才说他的侄子回来了……他的侄子沙南斯,是北边兵城的中队统领,而且……而且还是魔法士,你绝斗不过他的!”

龙紫纹淡淡一笑,问道:“这魔法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为何都这样怕他们?”

沙东堤道:“你有所不知,魔法士是止月国中最强的人,几百个止月人中才能出一个魔法士。他们有着神奇而可怕的魔力,发出的魔法可轻易杀死沙漠巨熊,光凭力量也可一拳打死一头最健壮的骆驼,而且他们都是军队中的将领,手握兵权,谁也得罪不起啊!坦丘虎的侄子是四星魔法士,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上百个士兵,你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唉,昨夜你听我的话,赶快离开就好了……”

正说着,一匹黑马飞奔而来,马上坐着一个身着白色铠甲的武士,他方来到坦丘虎面前,都哈便满脸堆笑地向他点了点头,道:“沙南斯大人,您好!”那武士点了点头,向坦丘虎问道:“叔叔,找我来有什么事?”

坦丘虎指了指龙紫纹,道:“院中那人是大汉派来的奸细,昨天他和沙东堤串通一气,要害都哈大人,这人好像也懂魔法,我怕军队擒不住他,所以请你来帮忙。”

这人正是坦丘虎的侄子沙南斯,他望了望远处院中的龙紫纹,奇道:“汉人也懂魔法?真是奇怪,若不参加军队,又哪里能学到魔法呢?”

都哈却不想这些,此时他有了靠山,再不胆虚,大声道:“沙东堤,本大人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将这奸细和艾香交出来,我就饶你全家性命!”

沙东堤犹豫了一下,忽然道:“我可以把女儿给你,但求你放过这位小兄弟,他与此事全无关系,只要你答应放过他,我就把艾香交给你!”

家人闻听惊呼一声,艾香更是立时泪流满面,沙东堤将她拉到怀中,道:“好女儿,这位龙兄弟是为咱们出头,才得罪了都哈,咱们不能忘恩负义,为了自己而出卖别人,对不对?”艾香哭道:“父亲您放心,女儿便是死,也绝不能让他们伤害





龙公子！女儿……女儿愿嫁给都哈！”

都哈在远处闻言狂喜不已，大笑道：“早若如此，也不必弄出这么多事来了。不过这奸细我们必须得带走！”一挥手，数百名弓箭手齐将箭指向龙紫纹。

艾香见状急拦在龙紫纹身前，喊道：“都哈，你想杀他，就要先将我杀了！”

龙紫纹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却也能猜到些大概，他知此时沙东堤为对方淫威所迫，已经再挺不住，当下自语道：“不能拖沓，要马上解决！”

话音方落，溟气狂涌而出，霎时化作一阵狂风，众士兵只道是天气突变，大风忽起，谁也未在意，只是半闭上眼，防止沙尘吹入眼中。

龙紫纹轻啸一声，身形一动，人已站在院外弓箭手中间，众人疑心自己看花了眼，正要揉眼细看，龙紫纹已如疾风一般闪到了都哈面前，飘然跃起，站在马头之上，道：“我说过，你若再来纠缠，就杀了你。”

都哈虽听不懂，却知对方绝无善意，不由吓得面如死灰，那些弓箭手见龙紫纹与几位大人站在一处，却也不敢放箭。

坦丘虎和沙南斯均看呆了，龙紫纹也不理他们，缓缓伸出手来，一道溟气充斥掌中，他轻轻一松手，溟气立时飞射而出，击在都哈胸口，都哈闷哼了一声，落马而亡。

沙南斯见龙紫纹杀了都哈，想也不想，打马便跑，坦丘虎反应倒快，跟着跑了出去，颤声问道：“你跑什么？”

沙南斯冷汗流了一身，道：“他……他的魔力太强了，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只能快跑，回去搬兵！”

眼见副城守和魔法士落荒而逃，余下的士兵一时慌了神，怔了片刻后，终也一窝蜂地逃了去，将弓箭和刀枪丢了一地。

见魔法士沙南斯竟被龙紫纹吓得打马逃走，沙东堤一家不由呆住了，许久后，艾香才欢呼一声，道：“龙公子，你好厉害啊！你怎么会用魔法呢？你并不是军人啊！”

龙紫纹缓步走回院中，道：“这不是什么魔法，而是内力。”众人显是未听过这个特殊的词，均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龙紫纹也没有心思向他们讲明。

沙东堤满心的忧虑，更无暇多想什么叫“内力”，它与魔力之间又有何关系，只是叹道：“他们定是要调动城中的大军来此，我们又怎么斗得过呢？”

艾香忽道：“父亲，既然如此，我们不如逃走吧，我们逃到大汉去，任他们再凶，也追不到那里。”桑西杰闻言点头道：“小妹说得对，事情已然如此，改变不了

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和等死无异啊。”

沙东堤面露难色,颤声道:“几代祖辈积下的产业,就这样扔下了吗?止月最大的驼队,就这样消亡了吗?要走你们走吧,我死也要留在这里。”几个儿子急忙上前劝解。

龙紫纹缓缓道:“不必将事情想得这样严重。我想止月的女皇若是贤能之君,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怪你们的,就算她昏庸到一力袒护手下欺压百姓的地步,此事也由我一人承担,你们不必害怕。”沙东堤闻言却只是叹息,其他人对龙紫纹的话也颇不以为然。

毕竟在他们心中,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军队,最不能招惹的就是官。

龙紫纹见状道:“我这就去找城内官员说个明白,你们放心吧。”

艾香犹豫了一下,跑到龙紫纹身边,道:“你不懂止月语,我陪你去。”龙紫纹点点头,在艾香的带领下向城中官衙走去。

沙东堤和家人此时对龙紫纹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虽然想拦住女儿,却无人敢开口。

二人一路走来,见者无不急急回避。沙东堤带回了个汉人魔法士,将城守杀死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城,大家不明真相,不免人人自危。

到达官衙,守门士兵一见龙紫纹便欲奔逃,艾香忙道:“你们不要跑,这位大汉国的龙公子有话要对副城守说,请你们传话进去。”那些士兵愣了愣,一个兵长壮着胆子问道:“他不是来杀副城守的吧?”

艾香道:“都哈想要强娶我,我不答应,他就陷害我的父亲。我父亲曾救过这位龙公子,所以他才杀了都哈。我们与副城守又没有仇,杀他干什么?”那兵长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道:“那……那我就去告诉大人……你们在此等着,不要乱来啊!”艾香点头道:“你放心吧,若要乱来,方才就直接打进去了——你们难道拦得住吗?”

那兵长跑进衙内半晌,留在外面的士兵面对龙紫纹,只觉度日如年。好在最后那兵长终于跑了出来,不然这些士兵只怕要扔了兵器,各奔东西逃命去了。

兵长恭敬地施了一礼,道:“坦丘虎大人有请龙大人。”随后便闪在一旁。

二人步入衙内,穿过一片大院,来到一间大屋内,屋内上首是一架大椅,前方放了个大理石的桌子,看样子和大汉国的府衙相去不远。此时屋中间摆上了一张大桌,陆续有仆人端来酒菜,坦丘虎恭敬地站在一旁,见龙紫纹走来,忙施礼道:“大汉的魔法士大人请。”





艾香将他的话译给龙紫纹听，龙紫纹淡淡问道：“你这是何意？”

坦丘虎怔怔地看了看艾香，艾香立时将这话用止月语讲给他，他急忙笑道：“大汉的魔法士光临小城，是我的光荣，只怪都哈那家伙没有说清楚，才弄出误会来，请您不要责怪。”

龙紫纹道：“都哈依仗权势，欺压百姓，我已警告过他，但他执迷不悟，也怪不得我。不过击杀官长终非小事，请你上书转告贵国女皇，龙某一人的事一人承担，请不要将沙东堤老爹一家牵连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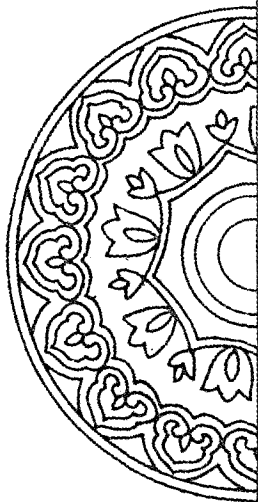
坦丘虎急忙点头道：“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我已备下酒席，特此向大人赔罪，请大人一定赏脸。”龙紫纹道：“不必了，请快修书上奏此事吧。”

坦丘虎犹豫了一下，随即道：“其实方才我已派人将此事向兵城的金门大人上报，估计过不了多久，大人的回话就能到此，龙大人还是留在此处等消息的好。”

艾香将这一句译给龙紫纹后，道：“龙公子，他这人是有了名的阴险狠毒，今天出奇的老实，一定有诈，这酒菜可千万吃不得。不如……我们还是逃到你们大汉国去吧！”

龙紫纹微微一笑，道：“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有些事，如果你有勇气面对，就会发现最后的结局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坏。我们就在此等一会儿吧。”

艾香只觉龙紫纹在说这番话时，隐隐显出一丝王者气质，不由看得痴了。



女 皇

等了许久，坦丘虎不住劝二人吃些酒菜，二人均不为所动。又过了小半日，那守门的兵长忽然来报，说兵城金门大人已到，坦丘虎急忙跑出去迎接。

这一出去就是大半晌，艾香不免有些担心，道：“他不会……不会是在骗我们吧？”正在这时，那兵长又跑了进来，道：“龙……大人，我们大人请您出去。”艾香抓紧龙紫纹的衣袖，道：“我……我有些害怕！”声音微有些颤抖，看来是真的怕了。

龙紫纹淡淡道：“怕什么？”长身而起，大步向外走去。

官衙之外的大街上不见一个百姓的踪影，只有一队十数个骑士。这些骑士均身着白色铠甲，威风凛凛。

为首者是一个中年将军，身上的铠甲明显与其他人不同，背后一件白色披风，随风而动，颇为威风。坦丘虎站在他马旁，不住点头哈腰，见龙紫纹出来，立刻道：“金门大人，就是这个人！”

马上那将军凝目观望，轻轻点了点头，忽用汉语向龙紫纹道：“你是什么人？”

龙紫纹面上始终挂着一种淡然无所谓的表情，缓缓道：“龙紫纹。阁下何人？”那将军道：“兵城总统领——金门。”随即又问道：“你为何要杀我国城守？”龙紫纹道：“他依仗权势，欺侮百姓。”金门道：“即便如此，也有我止月国国法来管他，你又有何权力处置他？”

龙紫纹淡然道：“等国法发挥应有之效时，只怕这位少女已经被他强占。那时



国法又能还什么公道给她？”

金门道：“或许你说得不错，但国法所限，却不能任你胡来。本将军身为兵城统领，只能将你拿下。”

艾香闻言身子一震，在旁边低声道：“龙公子，一会儿你一个人快跑吧，不要管我——金门大人是八星魔法士，你是绝对斗不过他的！”

龙紫纹道：“我说过了，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说着，人缓步向金门走去，道：“既然说不拢，就只有动手了。请吧。”

金门身后队中一名骑士懂得汉语，闻言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让金门大人出手吗？”言罢自马上飞跃而起，直扑向龙紫纹，人尚在空中，便双掌齐出，直击向龙紫纹。

龙紫纹只觉一股不弱的气劲袭来，微微一笑，自语道：“这便是魔力吗？原来只是叫法不同罢了……”不闪不避，任对方气劲击在自己身上。

龙家的灵气中几乎包含了人间一切不同特质的真气，除了异界高手的气劲外，凡人若不是与龙紫纹内力相当，发出的气劲只会被灵气相融，又哪里打得伤他？何况以他如今之力，就算是硬挺，也绝不惧这种威力的气劲攻击。

见龙紫纹实实在在地挨了自己一掌，却仍无事般站在那里，那骑士不由一怔，人飘然落地，却不知是打还是退。龙紫纹淡淡道：“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让开吧。”

金门身子微微震了一下，翻身下马，缓步来到近前，那骑士急忙退了下去。

目视龙紫纹，金门沉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龙紫纹淡然道：“我方才说过了——龙紫纹。”金门皱了皱眉，道：“你的魔力绝不在我之下，不远万里来到止月，到底有何目的？”

龙紫纹笑了笑，那笑容中充斥着淡淡的哀伤，道：“不要问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金门面色一沉，道：“既然如此，就不要怪本将手下无情了！”说话间，一股强大的气息自其身上发出，二人周围立时沙飞石走，离得较近的艾香只觉狂风大起，吹得睁不开眼，只好不断向后退去。

龙紫纹淡然道：“请赐教。”

一声暴喝，金门倏然出手，掌上一道真气缠绕流动，向龙紫纹当胸击来，龙紫纹随手向外一格，便将来掌挡开。

眼见掌上的真气撞在龙紫纹臂上，竟不能撼动其分毫，金门不由大骇，一翻